宋文鑑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銘　程顥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顥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

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以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

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壽熙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讙讙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熈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衞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鳴皐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六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諮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自幼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出元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自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舉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法怨[illegible]為仲通[illegible]哭[illegible]慟恨[illegible]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慍及[illegible]不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冠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戕小八攻[illegible]古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illegible]而曰劉石鷂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illegible]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動則[illegible]然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illegible]信久矣大願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其所請[illegible]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illegible]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五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

卒得其列遂斬小[illegible]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
仍并一任御史周[illegible]同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
信不義竟論其[illegible]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
立功譽以[illegible]職可[illegible]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
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税不
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
謗語有儲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賢
勵不變卒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
繇是二節則高明之人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人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
通之材之美古猶不曰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
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
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illegible]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

二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illegible]州鄞成
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
女賢甚讀書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illegible]素衣一食以
終身焉益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一女皆夭卒無
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
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亶稟生之
數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至雖可學兮所
貴者皆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愈衰矣仲通兮賦材特奇
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illegible]秀而不實聖
所悲孰能使我無閔兮後欲有考觀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illegible]　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illegible][illegible]免夫

有宋大常博士張天禧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之八振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它人手跡至哀詞十二各使刊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士諱巫毗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朝涖官才仕偃吏敦厚素試百一而天下聳聞樂從莫不以公輔期許宏十邑仲尼賤脩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亶于卅選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館志享交疾命也奈何治甘喪者外姻族去就益節貫及婿李上鄉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宗京譏學號之不足又屬辟爲之誌

商瑤墓誌銘

追

表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監父縣尉臨沂

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葬昏仰食分其甚至鬻其產甞用遂屈公曰差易耳塵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鄭有民推埋剽及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群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授賞以君有毋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眞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當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從

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直本增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鄭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猒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户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李何并容公笑曰儒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横猗撓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乃奪我在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謔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閎長者晚尤好書閲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應詔試武藝擢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爲大名內黃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明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決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爲常州録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稅未赴丁母

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尚書壽治尚峻猛下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孟待制章叅亦与之爲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幸於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唯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嚮背之跡守不能堪衆或慫置充之于獄吹毛無實以[illegible][illegible]焉饑爲累充之旣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爲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楊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潛曰澈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嘗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旣詣内黃啓祖考之墳迎護以来將卜日曆蓋[illegible]走自以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illegible]侍疾卒矣今其子激等旣葬充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窆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激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璀書辭惓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推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旣獲所屬而礱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敘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尔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戚嗟泣而已悲夫銘曰

木摧難極波頹莫濟纘裘積勞未穫而逝飢穰天也人豈能違之奄忽不俟豈惟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　跂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腦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大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襯喪服除調滄州司户參軍亳州酇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鎭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眞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　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句宮觀以沂州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兒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獮梟衰絕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寄止求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挾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illegible]入亦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往彼空者靡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illegible]決訟多辨諭勸説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鬭怒中忽喜[illegible]怡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睨不得剸手父[illegible]兄戒子弟曰君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致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

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摯之其胄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娶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而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歎實靡棐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葬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吝矣

唐充之墓誌銘　陳　擢

無虛日歎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世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古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七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曰羲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表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譽郭儔王廉張平張大辨謝敦順儔右班殿直敦順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政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政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偎從我先公授書學于莊昏官出處相先後終身有眷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銘其墓謹論次其而謂之銘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劉石豪文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善罍傳其封可隱其坎可無發光亡矣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恕於心術然勝尙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誇進而勇退嚴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嘗　真宗皇帝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　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務皦察時號爲循吏　今天子明道禩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祕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夫治冊石以佑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王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旦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磁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裂衰祿光全素差隱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以會州銅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太常丞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祕閣柳州坐[illegible]事[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侯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江軍新淦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楚州監鹽復知南康

軍召還隸職[illegible]歙出守[illegible]年[illegible]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illegible]君閣下歲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illegible]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illegible]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翔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吕[illegible]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吕[illegible]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姻義於予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宗[illegible]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illegible]乎不讓也宜矣晏晏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illegible]之英猗歟王公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illegible]播在民謡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illegible]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照搢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考維五福慶延後昆此銘隱南山悠悠東流高陵新

阡煙氏昔拱樹勸碣礎芒識太原王公子之墓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　脩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　脩
胡翼之墓表　歐陽　脩
瀧岡阡表　歐陽　脩
處士征墓表　王　安石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　安石
程伯淳墓表　程　頤
呂和叔墓表　范　育

神道碑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　脩
王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　脩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度君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得至乎中壽其[illegible]也夫甘[illegible]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哭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蓋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所以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亦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其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蓋禮之失久矣喪禮亦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此日莫知矣

右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下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illegible]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讜胡州歸安主簿曰諡曰諷曰譔曰說曰詡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illegible]仁於宗族而[illegible]及於朋友

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　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

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專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

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食封壹千貳伯戶脩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　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嬰自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

時窮空[illegible]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嘗言性命之理[illegible]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illegible]征君忠信篤實過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一未正衣中不見[illegible]偶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亦能爲詩亦好爲[illegible]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illegible]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其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之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illegible]也以矣余獨私愛三人者而樂爲[illegible]書道之而征君之[illegible]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illegible]

上杜君諱嬰字[illegible]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士　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子以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illegible][illegible]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時[illegible]大致往往引以輔道勵士信厚聞其鄉子爲士無虧行[illegible]繫夫人之助夫人濬[illegible]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illegible]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illegible]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遵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illegible]男蕃既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

復其墓復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矣天下相重以文相蕩以後殘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行懿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屏笑言不聞鄰里且之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之媿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　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　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名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蕡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

士贈兵部侍郎考贇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以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爲美談君其弟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以明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句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彊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而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拯橫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先生亦數稱其言以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

麻斂奠祭之事悉指俗習者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
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
其義相與起好於行一朝如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
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十十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
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要先務矣先生既歿君益脩
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
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毋其始講脩先生之法曰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
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
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趍
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
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殁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
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千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
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
既葬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慼可以
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書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
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
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爲圖
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官即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
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道也傺乎天下矣吾始
娶馬氏再嫁則种夫人也子羲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
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
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
行有未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
得見其老故乎發盤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
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奚爲乎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

其所及可爲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

疏言天子無北面[illegible]人主以疆毋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illegible]天子不報又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論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上不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迁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

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陲以[illegible]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

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万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事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

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嘗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勖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
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　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公國以公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有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illegible]初

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天下用真州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

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言賢公可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亦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莫知後人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又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

是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illegible]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illegible]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illegible]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以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還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不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

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
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
雖曰山甫召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按國史實
録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可紀者輒
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
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躬時
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
默問其夷狄包畏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要民
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推否惟能孰
其權衡万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
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求肅清廟侑我
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　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
詠廟工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　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聞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垂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遂　陛下養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干一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舊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崇共比公其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疇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

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恣讀祕書是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與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礼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保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礼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亦不洩其後悉閣 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請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著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自坐以芴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

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无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万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脩士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子

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礼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礼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而亡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贊實相 天子 天子曰嘻予考 眞宗唯多名臣以德益隆汝初事我在官東宮以暨相予始終一節我以德有勞于邦公於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廷莫汝舊孰以畀予唯予 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恤之司空侍中礼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曰 天子之褒安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曾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鉞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眞宗有勞有勳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曾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

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爭必乱乃以兵前守隘號
其軍曰乱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
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
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
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
飾誘之鄆道中賊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爲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
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壁
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
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
執[illegible]言曰以[illegible]奏[illegible]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
詔乃止及　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
無爲太后變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
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
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
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
與不識皆喜爲之稱道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
外至夷狄皆知其名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
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
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
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
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
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
夫服公爲有量慶曆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

未行而契丹聚兵幽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壁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眞定府定州等路都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曾國公既而 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 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去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

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十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以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十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隍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蔡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

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曾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實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備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丞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繇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母蹈舞若予與孫助其典府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亂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御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家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爲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棄驛稱詔擒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如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

陝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從並傅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illegible]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二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歟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川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然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illegible]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

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貰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超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而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 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

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
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
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
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
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
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
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
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
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
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illegible]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
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才成美馳
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
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三
人詢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
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
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
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言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
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
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專權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
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重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云是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嘗[illegible]計施以應擊強以少擒衆以

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竟維公之敏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與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學以仕正或見醜公於可顧兩得其元不訖大耋天爲不謀德歟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　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故歐陽公之銘來請以[illegible]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illegible]不見史[illegible]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illegible]三世弗仕陝陽之里公第[illegible]中判官利[illegible]歸而繼以[illegible]將作以寧仁和人譽用多士推御史侍者[illegible]一見一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illegible]於時繼遭兵我西鄙老弱饑守丁疆[illegible]州皆飽　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潛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閱[illegible]公辭且[illegible]書而起荷紂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說爾[illegible]敵覆會弃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詔或立之必四佐三司其後羅支果害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illegible]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捂合阻夷

神者公尸黜之沂州用獄一售去就而蘇列國東屛漕輸淛河就付將錢三年告功僅得故省之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公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副將之符擢節明兩中使撼其輸煌煌金音嚴賜特殊誅復靈武度兵蘭蓋秦有將瑋諸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匕具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隨荊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尊其閣直輟之銓衡秉傳臨并超遷郎秩進官樞密趣歸封勳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擢進黜加職侍讀改同群牧役之審官審是在戊代闕續遷給事于中[illegible]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辯慨然　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與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曾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譜閥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

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歳餘召編校史舘書籍歴舘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　英宗實録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歳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若稚恰恰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輙得市無攫金室無兇逐貨委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歳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頻海山林阻深推理剽盜依以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甚衆亡處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載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　神宗察公賢留句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　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礼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喻以將用御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illegible]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　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賤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與之　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艱罷

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冢卿之源頭欵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廢効官吏所莅至于今思之　天子且欲大用之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愨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綰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是忞懃悳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躰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凊言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弸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耶說皐咲公不

聽瑩徑前无閡砭廢藥瘍扶昬剔瞶波濤沄沄東入于
海姬淪劉三文弊辝靡乳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
不見黺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與雅揀斥浮要寵
然高山爲衆仰止摛遲椽曹翱翔書府如鷙鳥之翮始新
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與饋于
民發藏于庾旣助旣補畟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
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背刓弊庭不留訟獄
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
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　五聖大典唯
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門
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礴兮公名不
沒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戎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眞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
決策親征旣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
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欲
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

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言兵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主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府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 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

公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勦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此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禳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亭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一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也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泊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斈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

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一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爭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施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京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 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遂漸召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呂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搗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

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
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
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當欲
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
爲國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惡公
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
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
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
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
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皆給其
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
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
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
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
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
餘人上聞之遣使褒及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
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
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
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
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

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擒之増揚後語公告之意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既不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

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旲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必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當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上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茍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

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不豫其父堯臣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illegible]有瘳故緩其事無[illegible]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一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illegible]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事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

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過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嘗言君子小人如水炭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已一言一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蹊萬轍必勝而後已一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二卷表章二十卷河北奉使一卷奉使録四卷[illegible]策[illegible]卷[illegible]

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

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雖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illegible]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及其子孫然後世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illegible]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殺爲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　祖宗畀爾鑪椎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天蓋啓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工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用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蹇旗鸛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答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瀨其在四方自業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　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于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四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　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閑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從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一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長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

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以否則數曰君所交皆一時儔人今與是人飲而歡邪[illegible]歲南方旱而見飛蝗而歎之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illegible]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明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䰟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予之懃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illegible]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illegible]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䰟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

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
丱能言長嗜學尤力未一
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盆
顙一見歎甚悉出家書
曰今日在朝廷摯壽囊薦
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巫
弊衣與游名稱藉籍甚宰
責有司精覆計借與者、
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出
貶全州會赦還京家長者
學參會晦之中發不

宋祁

基晦之名景沉陵公安人羇
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
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
并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
易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
嚴成紀李度幾號爲豪英晦之
不容口　真聖諒闇未即聽政
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
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
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
則大尊恩古今爲洪範王國

以無罪黜而京亦尋復召注以[illegible]力言其非是必以
復職知軍充直卿約[illegible]遂皆[illegible]小中復皆許補外
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天主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聖
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通
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衆耳脩等盡此不去一時名臣類之以安　仁宗晚歲
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洶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
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
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
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illegible]移充梓州路轉運使
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以酒食
相饋餉循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

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驩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以官人主假樂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至遇吏民簡易嚴而[illegible]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任事勿以事委郡[illegible]辦兩民訟五口一無所[illegible]半[illegible]虔[illegible]

虔舊政修陴法踈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遺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为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

傀賑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擕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吕誨傳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

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書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驕恣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

風退飛隨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 愛朝廷擇官大
以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 學士知成都然
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
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謂有例哉 上大喜
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
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
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
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
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
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勳孝忠以私造度
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
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逆[illegible]

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
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
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
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
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
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
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
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
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
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
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
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
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遊朝

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迎者如見父母以疾還獨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一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歿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攻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屛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洽昔孰如清獻公無

適不宜邦之司吉民之父師在其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也畢效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將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垂一年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賢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銙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起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受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

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誇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黥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即奏徙奭歙州一郡服其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六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慶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諤奪官[illegible]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侵遂寇廬壽大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illegible]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illegible]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勳且任一子官乞以毋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以父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遂以爲例以攺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公嘗知貢舉闈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知鄆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送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棗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帛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嵗人泠清訴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宰相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所治進秩二等言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以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政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循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

御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曼勞之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夫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秘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次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立承議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朝奉郎餘　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　云始歐陽脩躐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繫到詔獄人莫敢爲言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其累年而憐誥終不棄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濕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

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矣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屛遠俊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壹不蹶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蕩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退士傳　种　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　脩
桑懌傳　歐陽　脩
趙延嗣傳　石　介
范景仁傳　司馬　光
文中子補傳　司馬　光
無名君傳　邵　雍
洪渥傳　曾　鞏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

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思而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其不悟者衆懇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己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其思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日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遠絕亂縱後強續以成之亦必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六經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聲我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文其是非用質其旨覺先生嘗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之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一支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彼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

大著不過禰福之祇古謂其中[illegible]之者亦不過矣而謂之日盡數萬言表其廢忘有讀書百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illegible]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肸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illegible]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illegible]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illegible]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諸者不能對惟[illegible]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illegible]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云經者也所以[illegible]于補[illegible]不謬矣先生于讀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illegible]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illegible]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illegible]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遍先師所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且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出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右以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幽伍惟范晷有復吾

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斆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對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尤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剛韓以其將來太常筴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求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寳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末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乃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于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從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科　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去鄙好勝者欲

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耆古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古遷辛生寡諧寡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抱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于於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潛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舊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出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黜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其家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礎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皺之文穠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illegible]明白則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illegible]德仁義之用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翫或自[illegible]拔術卜相候[illegible]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証[illegible]以升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illegible]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賓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當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古罕聽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illegible]明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illegible]而迹庸爲爾直不退

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而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歎義忒而中辭乎獨亡退乎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

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

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臝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

自爲功亦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罷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家其實審矣明日一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盜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稟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懲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者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壟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上則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大不嫁若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

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波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爲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波能養之吾不及波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餘相與求良士爲壻得長配樞密直學士歲公綸猶子職方郎中[illegible]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illegible]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列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illegible]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illegible]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又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曾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凛凛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合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illegible]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憂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　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與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詆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而屑屑挾摘細微以塞職是眞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王既薨　眞宗宗室子養於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

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希名干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曰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宗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景仁[illegible]待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illegible]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矣今姦言已入為之其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不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　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若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撥論是非洶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

書曰當今後許柰何遽列上鄧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　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興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稱譽任豪寵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透叟者叟曰有汜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能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

安然景仁若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者孰若父子孰敢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如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咨嗟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慕而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典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其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纖恒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

不濫喜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畤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凝與福畤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

許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至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過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而泥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己亦嘗不[illegible][illegible]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

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涅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實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擯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守其流

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道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　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者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

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　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至官量口用捧掇其餘以歸買田日畝居其兄復去而欲返之而居以其田以長其孥盖渥又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亞是小可任以事及至赴

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言有忍若也予觀古今文章

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任誕譎奇以動俗亦

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行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

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一過矣如遷之所存蓋

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第一百五十

傳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山子傳　蘇軾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必述傳　林希
錢一傳　劉跂
王友傳　劉跂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匆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朞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穸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畀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亟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婚嫁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誘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其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孰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　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

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過先生不淺溥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溥潁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曉成所得無

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網枝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豈異用於世乎所厭者正謂不容乎行世間詖諢流同乎譽豈不至乎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世謗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讒譏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舊第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一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雖不得與妻孥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黙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然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言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黙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昺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士於烏河川以挫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嘗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達旦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羅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繫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

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縱也纔數歲行而或跲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跲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罷新掾睢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之才也所居之鄰[illegible]孀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用陽縣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

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鴻鴈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羇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領外偶迎凉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顧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大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以其年

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　希

孫倅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倅方四歲從其毋胡氏家楊州毋親教之倅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州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倅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倅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并見辭郤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倅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毋病且革頰恨不及見其仕倅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

復舉進士正皆不聽從其兄覲往來南方兄卒于家門從吳興冊易又從真州平日聞門讀書鼓琴以辭素藏喜親方書湯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風指多所開悟倅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倪權倅與善宦者彥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倅閒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文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敬爲楊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倅兄五辭卒不赴敬守

永興奏請倖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　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倖及汝陰王迴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倖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拜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倖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安之　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昌高嵩喬五女倖貲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十篇雜文三百篇兄覩亦有學行在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足獨窮而樂觀於爲物自信而淨絜已矯俗以行其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邪

錢一傳

劉跂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没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槩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没無似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

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　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　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　乙本有羸疾性簡易耆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秉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苓其大如斗因以法啖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累累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

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効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孕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艶乙爲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闚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悮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没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劉其章章

者著之篇異特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　岐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季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庚氏有子黎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群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巿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以進說皆不得間獻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荊楚荊州牧處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丘益味道之腴澤外幹中氷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壓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不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劉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驩伯愛之不容口

由是交道遂濁縣官旣覺之因著爲令盡取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别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凉莫能移奪平居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瞿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悦誠服識與未識以是訕丏所及人忘其少譏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著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粗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頹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其自言吾師以畱[illegible]以畱然故畱曰輙隱不見然出[illegible]亦無常度或對客來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illegible]見雖人人自謂良我友然以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illegible]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其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illegible]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姓曰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蒯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膺玄命大啓洪基將後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表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士未嘗有恨刀鋸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爨剖封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辨究衆心望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遠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遣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遂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稱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膀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决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陷苛虐咸

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一天之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户倒懸之命殊方旣又長承日月之廻光鳴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襲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頭生擒合同僚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兼覆不無雷霆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里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營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慶深含垢志在包荒輒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册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斯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孰迷自覆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

愚蒙塵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悞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胡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躰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六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競效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妖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邉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illegible]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illegible]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巻甲而[illegible]帝

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廼禀一人之膺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謳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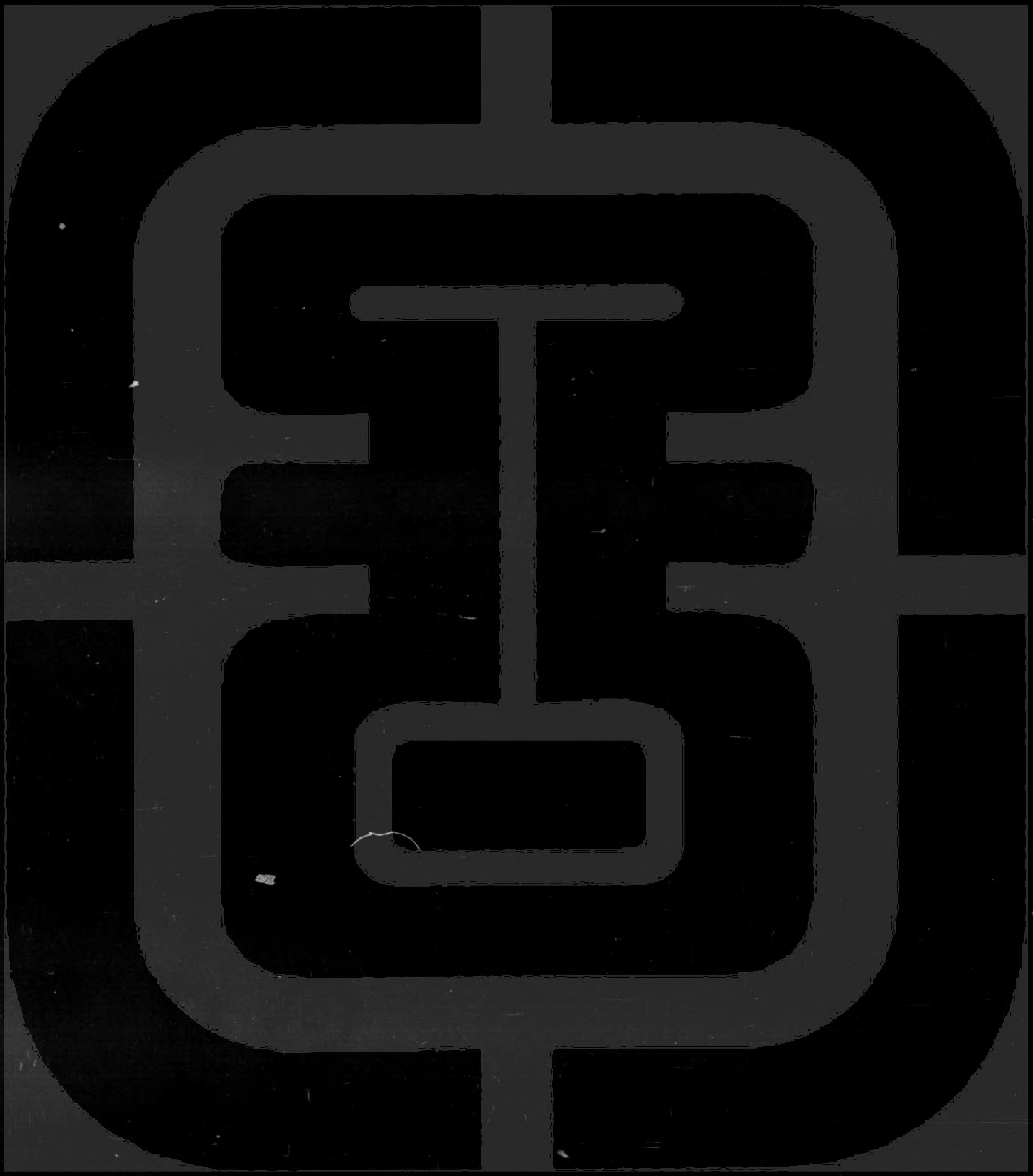
刻宋文鑑後序

宋文鑑一編視唐文則文
簡衰繁多矣學者當先取
太極圖定性書東西二銘
王道十事論顏子好學論
及經略司籌邊畫一策讀

之而有得馬次及韓范司馬之踈于以輔世長民將使我國家日臻隆盛可比三代矣又豈慮恐或削弱如宋者哉此學子大夫之責也因及之

嘉靖七年龍集戊子夏六月之吉

晉藩養德書院識

小宗圖書館藏